

“放焰口”与盂兰盆节

顾 农

鲁迅在《我的第一个师傅》一文中幽默地写到他“最初的先生”——绍兴长庆寺住持龙师父其人，说他平时很和气，也不念经，只有到了“穿起袈裟来做大和尚，或者戴上毗卢帽放焰口，‘无祀孤魂，来受甘露味’的时候”，才是“庄严透顶”的。

《鲁迅全集》为此作注说，旧俗于夏历七月十五（中元节）晚上请和尚结盂兰盆会，诵经施食，称为“放焰口”云云。不少选本的注释也都这么说。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。“放焰口”是旧时宗教活动中较为常见的一种，原为佛教密宗的一种仪轨，在中国传之既久，逐渐变为追荐死者的佛事之一，此事固然常常放在七月十五日（古称盂兰盆节，后来一般叫做中元节）举行，但也并不专限于此时，其他时间也可以进行，而且并不一定在寺庙里，在家里或别的什么地方也可以进行的。鲁迅在另外两篇文章里又曾经提到“放焰口”，一是他在《朝花夕拾·琐记》中叙及江南水师学堂的“乌烟瘴气”时，说起该校“每年七月十五日，总要请一群和尚到雨天操场来放焰口”；其二是《准风月谈·新秋杂识（二）》说起在盂兰盆节这一天，上海滩街头上“放焰口，施饿鬼”的法事也搞得

轰轰烈烈。《琐记》所记的，乃是该校的一种古怪作风，《新秋杂识》提到的也只是彼时彼地的一种风气。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两处的时间恰恰是七月十五日，便以为非在这一天不可。

要了解清代的民俗及其余脉，现在有一部最全面而简明的专书，这就是日本学者中川忠英根据中国商人的口述记录下来的《清俗纪闻》（方克、孙玄龄中文译本，中华书局，2006年版），其中关于“放焰口”的时间、排场和道具都有详细的说明，还有插图，介绍得非常清楚，例如所谓“毗卢帽”，书中就有很好的图片。关于“放焰口”的基本情况，书中写道：

举办焰口施饿鬼时，须在宽敞场所另设佛座，安放追吊亡灵之神主牌，燃灯，摆放锡五事（五事为花瓶两个、烛台两个、香炉一个）……并于前方设置方约两间、高约一间之焰口坛，正面安放观音像，摆放宝镜等佛具，并供奉香花照烛及恰当供物。制式之供物为米一盘、馒头七个、洒水一器共三种。

七位诵经僧人（可略为五个人）登到焰口坛上……中座之僧人头戴名

为毗卢帽之佛冠，摇铃或结印，其余扶座各僧敲打木鱼、引磬，于诵经中逐渐将为超度冥府亡魂而供奉之米抛下，以洒水在馒头上书写梵字投向食台，并烧化上述金钱山、钱衣山以表示向冥途施舍金银、钱、衣服之意。

此法在俗家亦为极庄重之事，在夜晚举行，约须持续三四个时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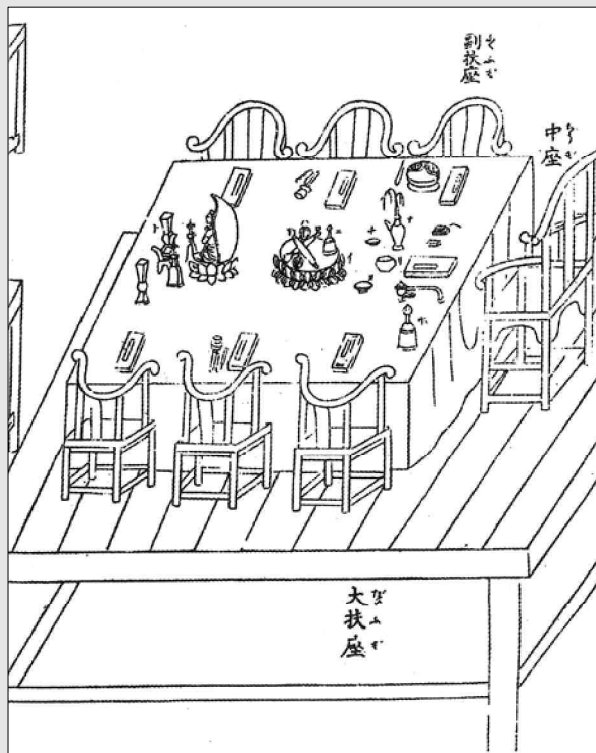
焰口、水忏均不只限于周年忌之佛事，在祈求家中安奉（泰？）、疾病痊愈等等情形时亦经常举办。但均按施主愿望在家中举行。届时，由寺院带去法具及各种道具，并按照其供养要求，僧众人数亦不等。

而盂兰盆节只在夏历七月十五举行，地点则一定在寺院里，其活动中有时也包括“放焰口”一项。总之“放焰口”和盂兰盆节（会）乃是两个概念，不可混为一谈。

“放焰口”的缘起，据《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经》说，是有一个“身体枯瘦，咽细如针，口吐火焰”的饿鬼叫焰口的，来见佛的弟子阿难，对他说：“三日后汝命尽，将生饿鬼中。”阿难慌了，问他如何是好，焰口道：“汝明日为我等百千饿鬼及诸婆罗门仙等各施一斛饮食，并为我供养三宝，汝得增寿，令我离于饿鬼之苦，得生天上。”阿难又去请教佛，时佛为说无量威德自在光明殊胜妙力陀罗尼（“陀罗尼”即咒），因谓“诵此陀罗尼，能使无量百千施

食充足”。这样便须实行放焰口的仪式，“修此法时，于一切时，取一净器，盛以净水，置少饭麦及诸饼食等，右手按器，诵陀罗尼七遍，然后称多宝、妙色身、广博身、离怖畏四如来名号，取于食器，泻净地上，以作布施”。这样不仅可免饿鬼之苦，且能增长福寿，而无须各施一斛饮食。这一佛事仪式后来有种种变化，但要点总在给饿鬼施食与水，所以其间总要念诵“施甘露真言”、“施食真言”等等。龙师父之所谓“无祀孤魂，来受甘露味”即是施水时所念诵者。按佛教密宗的说法，取一掬水，咒之十遍，散于空中，即成甘露云。

清代以来，“放焰口”大抵依



焰口坛排式 [日]中川忠英编著《清俗纪闻》 1799年

据天机的《修习瑜伽集要施食坛仪》和德基的《瑜伽焰口施食集要》，其中都不曾提到“放焰口”和中元节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。

盂兰盆会渊源于目连救母的故事。据说目连之母堕饿鬼道中，食物入口即化为烈火，目连求救于佛，佛为说《盂兰盆经》。竺法护译《盂兰盆经》云：“是佛弟子修孝顺者，应念念中忆父母乃至七世父母，年年七月十五日，常以孝慈忆所生父母，为作盂兰盆，施僧及佛，以报父母长养之恩。”因为施僧及佛，功德无量，即足以救先亡倒悬之苦云云。“盂兰盆”本是梵语 Uṇambana 的音译，表示身受极苦，如处于倒悬之意，但大约因为有个“盆”字，古代许多人把它理解为半音译半意译的词，唐·宗密《盂兰盆经疏》谓：“盂兰是西域之语，此云倒悬；盆乃东夏之音，仍为救器。若随方俗，应曰救倒悬器。”此说颇为流行，所以一般的盂兰盆会往往多造宝盆盛饮食以献佛，同时供养十方大德，以便超度亡灵。自南朝至于唐宋，盂兰盆会相当盛大，每自上帝王，下到百姓，无不参加，实际上已成为一年中的重要节日，其盛况古籍中多有记载，决非仅仅放一台焰口而已。

当然，盂兰盆会与“放焰口”也确实容易混为一谈，特别是盂兰盆会已不那么盛大，而小型的“放焰口”每每在七月十五日进行。既然两者都是佛教仪式，又都有施食的节目，许多人就不再区分这是象征性地施给饿鬼（“放焰口”），还是实实在在地施给僧人（盂兰盆会）。这种混为一谈古已有之，明·祜宏在《正讹集》中指出：

“施食自缘起阿难，不限七月十五，所用之器，是摩竭国斛，亦非兰盆”，可见在大众宗教中，“放焰口”与盂兰盆会早已有些夹缠不清了。

但是有一点始终应当是清楚的，即“放焰口”的仪式在七月十五日以外仍然经常进行。笔者幼年时曾多次在故乡的邻居家见到这种仪式，印象中恰恰都不在夏天，而在约请僧人举行此种仪式的人家认为必要的时候，例如老人去世后的某一天（我们那里是在“六七”，即人死后的第42天）或祖先的若干“冥寿”纪念日之类。可以在自己家中举行，如果家里安排不开，也可以在庙里举行，庙里的“放焰口”排场更大，时间更长，一般不能看到底，就得回家睡觉了。另有一种大型仪式叫“水陆道场”的，凡七天，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放焰口，其第六晚尤为盛大，大约总有两三个小时。对于这些极其庄重严肃的法事，我们一帮小孩子只当作不可多得的“热闹”来看，大和尚抛米和洒水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手势，很像戏剧里的“兰花指”，至今还有印象。这种作为“水陆道场”之一的“放焰口”更明显地与七月十五没有什么联系。

饿鬼乃是阴间里的弱势群体，慈悲为怀的佛教徒和比较富裕的信众通过“放焰口”象征性地给他们送去粮食、净水、衣服和钱，首先是粮食。早先那些法事在迷信的形式下面，似乎也包含了救助贫弱的意思，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显然是有利的。

作者单位：扬州大学文学院